

东庄西苑

## 江湖夜雨十年灯——我与鲁迅文学院主编班

□刘宏伟

如果你还记得那几棵挺拔的松柏和梧桐,那你一定曾无数次走过院中那条林荫道,记得树荫下那份透心的清凉。

如果你还记得那座古意盎然的“聚雅亭”,那你一定曾从那些山石小径上走过,记得那份亭间小憩的惬意。

如果你还记得东八里庄南里27号,那你一定记得鲁迅文学院,记得那份为院中的一花一草牵肠挂肚的刻骨相思。

如果你还记得教学楼大厅里那些蹁跹的舞姿、乒乓球桌前闪腾的身影,还有那首《小亲疙瘩》,那你一定记得鲁迅文学院主编班,记得那47张熟悉的面孔后的笑语欢颜。

……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我于2003年从鲁迅文学院主编班毕业至今,整整10年了。10年来,我始终珍藏着关于它的点点滴滴,让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发酵,等待着回忆的精灵,在某个命定的缘分时刻,前来眷顾开屏。一如今夜,在京城漫天的飞雪中,那些依旧鲜活如昨的画面,终于撑开了那道记忆的闸门……

—

想到鲁院学习,是我很早就有的愿望,但能进鲁院学习,则纯属机缘巧合。

得知鲁院举办高研班的消息,是通过一则题为“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级研讨班举行开学典礼”的新闻报道。乍看标题,还以为跟N多大学的高研班一样,很容易上呢。

后来仔细看才知道,想要参加还真没那么简单。尤其是看到“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各团体会员推荐,鲁迅文学院审核,报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准”的申报程序和只办五年十届的计划后,身为四海漂泊的草根一族,俺的心顿时变得瓦凉瓦凉的。

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享受过安胎药保胎丸的滋养,更没有叶酸B超的健康保障,成天跟着母亲爬坡上坎风里来雨里去,从娘胎里就懂得梦想和现实的距离。做梦可以,做白日梦是万万不可的。对于遥不可及的事物,俺素

来奉行“敬而远之”。但那根想上鲁院学习的神经,依然心有不甘地残存在躯体里,偶尔在午夜梦回时跑出来忽悠一圈儿,逼出些苦里吧唧的“豆腐块儿”词,聊以自慰。

“第二届高级研讨班的入学对象为中央和各地重要文学报、刊、出版社主编或副主编(社长或副社长)”,当俺看完这则消息,算是彻底断了上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念想。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随后当我看到“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级研讨班(主编班)开学典礼于2003年4月11日上午如期举行”的消息时,心里已是波澜不惊。

—

或许应了那句“否极泰来”的话吧,命运之神也让我体验了一场“绝处逢生”的惊喜。

具体的时间已无法确切记得,大约是在2003年8月初的一天,我正在签发第二天的报纸版样时,意外接到了时任鲁院教学部主任王彬老师的电话。因值班的缘故,我当天下午才赶到学院报到,学号0067,被安排在217房间。这是独立的单人间,配套齐全,窗外是一排枝叶繁茂的槐树。白天观看婆娑树影,夜晚闻槐香阵阵,不失为一读的清幽之处。

一个徘徊于文学殿堂门外的文学草根,突然跟文学圈儿的一群名家大腕儿坐到了一起;一个成天梦想着自己的作品能登上名刊大报的文学爱好者,突然间跟掌管这些报刊的头头脑坐在同一间教室听课,成了名副其实的同学,内心的滋味儿,岂只五味杂陈?忐忑不安有之,心虚有之,压力重重有之。除了努力学习、虚心求教外,别无他法。这种亦师亦友的同学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接下来,从李敬泽的《世纪初的文学创作》到张兆忠的《新军事变革》,从陈启能的《史学名著与文化精神》到吉狄马加的《多元文化共存与世界性的区域文学》,从金辉的《汉字之道》到王彬的《小说中的第二叙述者》,从谢飞的《影视与文学》到陈平原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我坚持每堂课都准时参加、认真听课。

接触多了,我才发现这些平日里掌握着作者稿件生杀大权的主编们,并非臆想中的性情乖张的“学究型”或颐指气使的“领导型”,反而个个都是坦荡直率的性情中人,且能歌善舞者

一员,时年26岁,是主编班里年龄最小的,也是惟一一位没有脱产上学的学员。

我常想,缘分的玄妙,大概就在于它的匪夷所思吧。要是没有“非典”,要是班里没有同学中途退学,或是退学人数很少而无需补录,我想,我跟主编班,甚至是鲁院,今生怕是无缘了。

这些年,历经无数次的搬家,遗失的东西很多,惟独这封录取通知书,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我的书房。

三

2003年9月4日上午10点,第二届高研班(主编班)复课典礼在鲁院5楼会议室举行。与停课前的主编学员人数并不相同,只是更新了7张新面孔。因值班的缘故,我当天下午才赶到学院报到,学号0067,被安排在217房间。这是独立的单人间,配套齐全,

众多,不少人随时还能亮出一两手琴棋书画方面的绝活儿。

而他们,似乎从未轻看我这位才疏学浅的末学后进。从课堂学习到小组讨论,从军都之夜到郑州之行,从路边小餐馆里的豪饮畅谈到中秋晚会上的热泪盈眶……没有主编社长、没有名家大腕儿,也没有尊卑贵贱,只有姐妹情深、兄弟义重,加上关爱有加的师长和热情淳朴的后勤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或许跟大伙儿都经历了一场“非典”的劫难不无关系,生离死别后,那份褪尽伪装的真情和发自肺腑的珍惜,格外浓烈、纯净。即便10年后的今天,主编班同学间的那份牵挂和祝福,依然未曾淡去。4个月的短暂相聚,10年未曾忘却于江湖,这份情真意切,真可谓“时间恒久远,真情永流传”。

四

回忆我在主编班的学习生活,遗憾不是没有,如未能在学院食堂吃过一顿饭,未能在学院的图书室好好看看书,未能静下心来写出更多好作品,未能在教学楼大厅鲁迅先生的铜像前好好照张相……就让这些小遗憾留着吧,它们会让我对鲁院的回忆变得更加隽永、更加悠长。

最早只计划举办五年十届的高研班,如今已迎来第十九届的学员。而主编班,迄今为止,仅此一届,也是历届高研班中学习时间延续最长的一届(从2003年4月11日到12月9日)。

10年来,无论是继续从事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还是转身成为专业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一员,主编班的同学们,始终坚守在努力繁荣当代文学工作的第一线。有什么比扶持更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方式回报母校更有价值呢?

抬头望去,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记忆的闸门才刚刚合拢,思念的狂澜已席卷而至……就让纷扬的雪花带去我对母校和同学们的祝福吧:你们若安好,我便是晴天。

今生能成为主编班的一员,能受教于鲁院,我感到很幸运。

“鲁十九”学员代表开学发言

**葛芳:** 福楼拜说过,写作是福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很庆幸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虽然,面向灵魂的探索,面对人性的挖掘,我总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或者说在众多的大家面前谈“文学”这个词,我感到迷茫和虚弱。但文学之于我,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女作家黛因生说过,要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我想,我能做到的,也就是坚守住内心的安静,好好写下去。



收到鲁院的通知书,我激动又惶恐。来到这里,我可以聆听精彩的文学课程,可以让自己知识体系得到完整的梳理,可以不断打开内在精神世界,重新审视自我。就让我在短短两个多月里让心灵彻底安静下来,来聆听花开的声音,来好好修行,在鲁院独特的精神气场中,我会找到一种力量、一种气魄、一种大美的情怀来激励自己。

**郭明辉:** 鲁院是中国优秀作家的摇篮,是很多热爱文学者向往的文学殿堂。今天,我们抛开世事的繁杂和喧嚣,从四面八方赶来,相聚在这里,为了共同的文学梦想,一起度过一段难忘的学习时光,不能不说是一种荣幸,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曾发出“文不苟作”“须有益于天下”的呐喊,穿越400多年的历史时空,至今声犹在耳。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所热爱的文学才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我们手中的笔,才有了书写的方向。本期高研班的主题是“作家的职责和使命”,我想,其意义也在于此。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与农夫有着相似之处。责任和担当、辛勤和汗水,为的是收获的向往。此次,中宣部和中国作协举办“作家的职责和使命”专题班,正逢其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北京的春天里,每个同学都会沐浴盛世的春光,播下责任和使命的种子,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丰硕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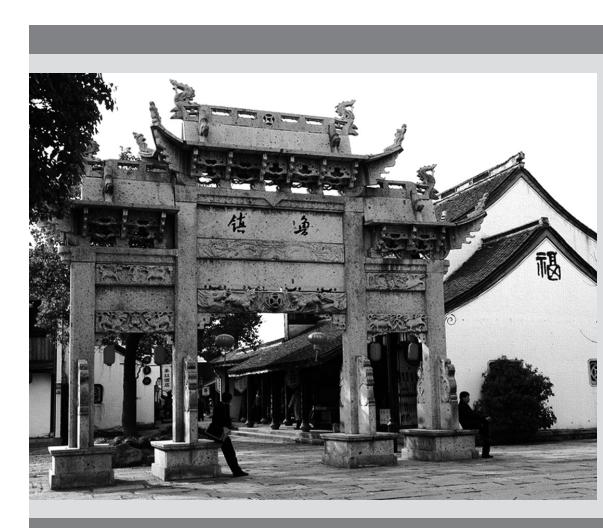
**于爱成:**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发言,我又想起了《哦,香雪》《透明的红萝卜》,想起了香雪和黑孩。作家的成功塑造,让这些鲜活而镌刻时代烙痕的人物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影响着无数人们的心灵。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也就是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作家理当肩负的责任。当然,作家的责任,除了对民族国家的担当、对真善美的吟唱、对假恶丑的批判,还有对真理的追寻和对暴力的抵抗、对欺骗的揭露和对遗忘的拒绝,以及对人类精神未知世界的永恒探寻、对终极问题永不停歇的探寻。

我们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卡尔维诺说的,有些东西是惟独文学才能提供给我们。我们有理由对作家的担当有期许,而不是无持摆、无坚持、伦理缺失而贩卖盗淫,价值虚空而兜售声色犬马。作家应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并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周文琴:** 能够到鲁院学习,我将加强交流,搭起友谊的桥梁。同学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都在文学之路上各有建树。我一定虚心向同学们学习,加强思想的交流和碰撞,珍惜难得的同学友情。我相信,我们都怀揣着一个永不熄灭的文学梦。在鲁院学习只是友谊的开始,这份有着共同理想、共同梦想的友谊之火将终其我们一生,将照亮我们一生。

在这弥足珍贵的学习时间里,我将勤于耕耘,实践作家的职责与使命。鲁院是我们的加油站和充电器。鲁院给了我们自由学习思考文学的时间和空间,我将潜心总结自己过去的创作,寻找自己的创作特色,寻觅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更为关键的是不受浮华世界的各种干扰,始终牢记作家的职责和使命,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群众,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辜负鲁院对我们的培养。



鲁镇  
白杨生

## 鲁院识娜或

□张 爽

不记得在鲁院第一次见娜或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之前在左岸网站上看过她的一张小照。那表情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小女子,脸如猫,其神情也颇多像猫,后来熟悉了,才知道这印象倒也猜对了一半。她确实喜欢猫,本人生活习性也和猫颇多类似,慵懒、贪睡。每次见她总有一种刚刚睡醒的感觉——早晨很少在地下一层的餐厅见她吃饭,好像她从不早起。

再后来熟了,才知道她并不是什么“小女人”,她为豪爽,不拘小节;她性格直率,语速快,好像不经脑子张口就来,有时给人咄咄逼人之感。这难免得罪于人,她自己也不知道。

第一次社会实践去洛阳,娜或和朱山坡坐在我身边,一个说南京普通话,一个说广西普通话。朱山坡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啊!”大家笑了,娜或说:“张爽是怎么找到那么漂亮的媳妇的!他长得也不好看。”我睚眦必报,正好车上有说红楼人物,我就说,娜或长得像宝钗,长了张“银盆大脸”。她很生气,把一张脸直直地对了别人问:“你们说我脸大吗,嗯?”

还有一次,娜或请吃饭,张口就说:“我们班男生怎么就没看着帅一点的?眼都没地儿搁。”我说:“你们女生也不咋地,不过瞅着瞅着就习惯了。”后来在云台山社会实践,我、川妮、侯波等同学和娜或一桌,饭间娜或旧话

都没事儿,她都答应。

有段时间,山坡成了我房间里的常客。我们坐在602窗前的椅子上聊天,聊着聊着,就忘了吃饭的时间。只好出去吃饭。我们一起出去吃米粉,吃拉面,吃烤串。一路上会碰到一拨又一拨的同学。

我们出去吃饭常会叫上娜或,娜或如果没事通常答应得挺痛快,可每次我们都要在外面等她很久,出来也没见她涂脂抹粉啊……还记得那些在桂林米粉店里消磨掉的短暂又有点无聊的时光,娜或通常是慵懒地坐在我们对面,吃一碗她爱吃的油泼面。我和山坡有时会调侃起她,问她为什么到夏天了不喜欢穿袜子,为什么不穿袜子还不往脚上涂上指甲油?我们甚至给她出主意,我说最好全涂成黑色,山坡说最好是用油漆而不是指甲油,因为这样更光亮而持久。娜或的好处是,随你怎么开玩笑,她都不恼。

可就是这个表面上大大咧咧,多数时候心不在焉的娜或,一谈起小说来,就完全不一样,她会有一份独特的见解,看起来洞明人情通透。

毕业前的那个晚上,很多同学都扶着楼梯对唱“山歌”,我和山坡却去了娜或房间聊了很长时间的小说。

我是在到鲁院后才读到了她的小说集《薄如蝉翼》的。说起来,我不管在左岸上看娜或的照片,还是在鲁院见

到其真人,都没感觉憨傻的她能把小说写得怎么样。可能我这点轻慢被娜或看出来了。她说,你是不是没看过我小说?你去看看我小说,哪怕看一篇。她说的时候神态自信、笃定,也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真诚。

于是在一个初夏的下午,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从下午开始读,一直读到晚上,一连气看了她的《秦淮》《薄如蝉翼》和《钥匙》3篇作品。读完,我搜肠刮肚,想用几句话概括她的小说留给我的印象,但始终无法做到。我说不好她的作品是好是坏,她的作品好像也无法用我们通常的好坏标准来衡量。我想说的是,娜或的小说自有她与众多不同的地方:漫不经心的疏离、声色犬马的荒诞、离经叛道的疼痛,以及故事内核的紧张和分裂。这些都构成了娜或小说难以言说的特质。

有一次喝得有点多了,我说当下很多小说还在爬,夸她的小说是可以飞起来的那种。她立即笑逐颜开,这让我多少有点后悔,我应该说,那小说实在不像你写的。她一准儿又气急。

我希望读到这篇文字的朋友们能忘掉这些东拉西扯的文字,而去认真地读读娜或的小说,我个人觉得,娜或的小说是最独特的好玩的残酷的有那么一点野性甚至还透着那么一点小色情,因而,也是值得我们花些工夫去看并思考的!

“滑头”。当然,不足与缺憾也要说到。我想,既然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何不继续探索,再来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呢?至于什么表现手法,只能他们自己慢慢探索。

还有故事,索性再让留学回国的小馨续下去一些不好吗?因为我觉得小馨的故事也许会有更多的新东西,作为一种新北京生活的开端,它也许会让“桃园三结义”的“旧故事”显得更有味道。

最后,透露一点,这个姓孙的小青年叫孙恒海,是这出剧的出品人兼编剧。你去看戏的时候,说不定会在剧场的走廊里碰到他(那是他最理想的散步之地),很瘦,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像个大学生。

博客撷英

## 说说小剧场话剧《大前门》

□曾 楷

我一直认为,不是生长在北京城的“土著”,很少有人敢拿老北京的事编故事。没成想,今天就遇到了挑战的主儿,是个小伙子,姓孙。据我了解,这位不是“北京土著”,可他愣敢拿“大前门”为题写话剧,这不免让我有些惊讶。他不但写了剧本,还居然上演了,票不但卖出去了,剧场里还坐得满满当当。我是1月30日下午去的,演出地点在东单的东方广场东门旁边的先锋剧场。我平时很少看演出,这次却很想去看,完全是为了想知道他到底能把北京写成什么样。

“北京不只是北京人的北京。”节目单上印着的这句话,让我一惊,似乎嗅到些“来者不善”的味道。按北京话讲,这话里透出了几分“叫板”,同去的同事对我说:“你可是老北京呀!”这种

提醒里显然带出些“挑拨”的意味。于是看戏,全长90分钟,直到演员谢幕,一口气才喘下来。感觉就一个字:新!之后,再感觉出一个字:鬼!这个青年实在是鬼,一会儿拿旧瓶装新酒,一会儿拿旧瓶装新酒,竟让我这个老北京没找到下嘴和还击之处。大鼓书、音像、朗诵、模仿(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口技),被他像揉面团一样揉在了一起,而且面团揉得很劲道,因为里面掺进了一个很完整很动情很感人也很老北京的故事。故事完整规矩,像北京的四九城,故事讲得传统,像老北京的炒肝,怎么吃都能咂摸出早年间的味。

但这位年轻人又岂肯一味泡在老北京这口弥漫着豆汁味的大锅里与老北京们拼历练,于是,变着法儿地要玩了一次“鬼心眼”,耍了一次